

潛

書

潛

書

出版者說明

唐甄生於一六三〇年明崇禎三年，卒於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三年。那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化時代。他與王夫之、船山、黃宗義、梨洲、顧炎武、亭林都是那個時代傑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民主思想與黃宗義尤其相像。他說：「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室語這些都是他反對君主專制的大膽議論。

他在本書裏所寫當時民生疾苦和剝削階級的殘暴奢侈，大都有史料價值。他論治論學，就當時的社會背景看，也多獨到之處。

本書初名衡書，署名唐大陶。後來的定本改名潛書，比衡書多八十四篇。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誤認爲是兩個人的著作。衡書沒有見過，潛書的木刻本我們找到了三種。一種是唐甄的女婿王開遠的原刻本，另外兩種——一八八三年李氏刻本和一九〇五年鄧氏刻本——是翻刻本，鄧刻本錯字很多。我們拿原刻本和李刻本參校，給分了段，加上標點，又改正了一些顯著的錯字和避諱字。

唐甄的事蹟見王聞遠的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原刊在本書末）。他在本書裏，有好些處談到自己的生活。清史稿和清史列傳裏有他的附傳，都很簡略。其他材料，我們還沒找着。他與黃宗羲顧炎武都沒有交往，似乎連他們的著作也沒有讀過；爲本書寫序文的潘耒是顧炎武的弟子，但是與他並不相識。這樣看來，他的思想似乎沒有受到黃顧諸人的影響。

一九五五年十月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裴徊者久之。

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誤。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爲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既訖，不禁掩卷而歎也。

常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沈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爲蘭陵令，既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真之辭，以蛆蠱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並稱，豈不甚哉！

漢成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憤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祇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詆其陋。

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

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乎其大與致良知，

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蠹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翬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

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丈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深沈之思，蘊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林，而胸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說，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弊極矣！

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卽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證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爲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不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出，人爭傳寫。

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婿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胸懷，不假繩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尙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萎蕙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

先生蜀人，父亨子，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齋志以沒，家族燬于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婿哀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舊史氏松陵潘未撰。

目錄

上篇上

辨儒	一
尊孟	五
宗孟	七
法王	九
虛受	一一
知行	一三
性才	一五
性功	一九
自明	二三
充原	二五
居心	二六
除疾	二九
病獲	三〇

上篇下

悅入	三
恆悅	三四
七十	三六
無助	三八
思憤	三九
敬修	四一
講學	四三
勸學	四五
取善	四六
有爲	四八
良功	五二
格定	五五
去名	五八

五經	六	守賤	六
非文	六	獨樂	六
知言	六	養重	九
鮮君	六	居山	九
抑尊	六	貞隱	九
得師	六	大命	六
太子	七	破崇	七
備孝	七	博觀	九
明悌	七	下篇上	
內倫	七		
夫婦	七	尙治	一〇
居室	七	富民	一〇
誨子	六	明鑒	一〇
善施	六	考功	一〇
交實	六	爲政	一〇
食難	六	存言	一〇
		權實	一〇

格君	二九
任相	二三
善功	二四
遠諫	二五
卿牧	二六
善任	二七
省官	二八
制祿	二九
達政	三〇
更幣	三一
匪更	三二
用賢	三三
六善	三四
恤孤	三五
善遊	三六
主進	三七

梟政	一四
下篇下	

惰貧	一五
教蠶	一六
省刑	一七
名稱	一八
除黨	一九
賤奴	二〇
醜奴	二一
去奴	二二
恥奴	二三
女御	二四
吳弊	二五
全學	二六
五形	二七
審知	二八

兩權	一八四	止殺	一八六
受任	一八六	厚本	二〇〇
利才	一九〇	有歸	二〇一
仁師	一九二	潛存	二〇四
室語	一九六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二〇七

潛書

夔州唐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開遠編

上篇上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

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閑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爲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華華，至於老死不倦也。」

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

賢先生，高世可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

曰：「吾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因齊以存魯。吳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瓠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

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蹙，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聞之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

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官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墨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

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皋陶不必理兵刑，龍不必懷賓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興周，子輿不必王齊，荀況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且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奚貴無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燬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無長不實；人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韋弱，通者園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痹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

大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通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

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主誠。義則一義，誠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終日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種於中矣。未有伏雄成

雌，伏雌成雄者也。

心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

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洩者，助其陰，餌以黃蘗、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物也；不用則常存，小用之則小成，大用之則大成，變用之則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則不清；不可使如凝膠，膠凝則不并。

昔者蜀之蔣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惡惡，誠信而不欺人，鄉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勞而與之千金，賈於陝洛，以其處鄉里者處人，人皆不悅。三年，盡亡其貲而反。斯人也，豈不誠善哉！爲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則？水止而膠凝，無桂以道之也，此所謂不出鄉里之善也。

昔者陽明子方少，有後母而數行不善也，陽明子憂之。女巫來，陽明子使告其母曰：「今者有神與我言，毋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母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事定劑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爲非聖人也。

古人多實，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其聖矣乎？」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蓋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烏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

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冑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弈。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

勢，以爲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爲我操；矢不我傷，反爲我發；心也。

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三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爲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

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爲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既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哉！「反手」之言誠然也。